

不过是个球

□ 撰稿 | 薄 荷

文化传统上我们似乎没有那么恐惧衰老，虽然多少也戴着刻板的眼镜。我们讲年高德劭，讲为老不尊，在这些褒贬背后隐含的一致判断是，伴随着年纪的增长，人应当愈发矜持稳重。然后就像生活中的大部分事情一样，例外的出现往往能带来惊喜——比如76岁的北野武，由他执导并参演的电影《首》，围绕已经几乎被各色文艺作品吃干抹净的“本能寺之变”，居然另从一路离奇视角推陈出新，老树著花，春光烂漫。

《首》开场的半个小时，最吸引观众注意力的大概是乱来一气的人设：花痴似的织田信长，出卖色相的明智光秀，争风吃醋的荒木村重……对著名历史人物的肆意解构，让人不由怀念起搞怪第一名的《银魂》。如果只在这里停留，剧情尽管离经叛道，却称不上新鲜。《首》的特点是，在这么一片眼花缭乱、光怪陆离的表象之下，影片的结构毫不松散，各条线索对主题的呼应完满，可称滴水不漏。

本能寺之变前，故事的“首”是织田信长，各方势力在他的淫威之下只有挣扎图存的份儿。他长于暴力，拙于判断，像常见的反面人物头领。这样令人震恐的一尊人物，他的死亡却完全不成体统，如同儿戏。这可说是影片的第一个主题——一旦剥去权力的光环，众人马不敢仰视的一代枭雄，只是个粗俗不堪的笑话。

本能寺之变后，故事的“首”指向政变主导明智光秀，以及打着为织田信长报仇旗号围猎他的德川家康和丰臣秀吉。这两个人，一个外号是“狐狸”，另一个是“猴子”，顾名思义，狐狸狡猾，猴子粗鄙。德川家康的故事一路稳稳踩住恶趣味的线，影片给他安排“丑女与鲷鱼”的癖好，并衍生出丑女



刺客和鲷鱼下毒的情节。前者不忘让德川家康对着丑女尸身惋惜“怪可惜的”，后者却有鸿门宴一般的惊险沉着。一会儿胡闹，一会儿正经，佐以德川一副从容冷静的气派，为后半部分他频繁利用替身送死、自己终于脱险的情节做了很好的铺垫。影片的第二个主题就在这里，在权力的深心算计里，一条条普通人的性命，轻贱到不值一提。

狐狸的狡猾最先招致了主上的猜忌，猴子却用粗鄙的外表暂时掩盖了自己的野心。粗鲁直爽的领袖是民间故事最热爱的主人公，比如刘邦，比如曹操，多少都是如此，豪迈里包裹着诡诈的人物往往充满魅力。由北野武塑造的丰臣秀吉（此时的名字还叫作羽柴秀吉）太自然了，自然到令人忘记他的名头，他的年纪，觉得这就是那个农民出身的“猴子”。秀吉连同属下几番看人下菜碟的表演舞台感十足，不动声色抖包袱的轻盈，眉目之间顾盼流转的风采，格外搔到我的痒处。

《首》杂糅了冷静的暴力和朴拙的嬉皮笑脸，血浆四溅，人头乱滚。然而在看似乱七八糟的情节之外，影片整体的态度其实非常严肃。片中有个小人儿，为了抢夺上将首级，毫不犹豫地刺死同伴。他也总嘀咕看见同伴的鬼魂，却丝毫没耽误他要立功受赏的心思。他既单纯又残酷，让人意识到邪恶不只弥漫在上层的勾心斗角里，也滋生于朴素的草芥之中。影片最后，那颗被众多士兵拼死抢夺、面目全非的首级终于摆在丰臣秀吉面前。领导瞪着眼睛对着一团模糊血肉看不出个子丑寅卯，烦躁起来，一脚将首级踢飞。至此，影片跌宕出最后的主旨：以扭曲人性为代价，你死我活争夺的“首”，不过是个球。[图]

